

女为悦己者瘦何时兴起(上)

◆ 吕晗子

说起减肥,脑海中浮现的都是一系列骨感美人。瘦已经成为爱美女生无可争议的王道。看着女星们越来越尖的下巴和越来越瘦弱的肩膀;看着她们通过非健康手段甚至手术刀,将不可能变成可能,那种为了追求弱柳扶风效果而对自己“痛下杀手”的精神,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事实上中国控制体型的案例自古有之。最早的关于可以减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而且并非针对女子而是男子。《墨子·兼爱中》记载楚灵王的臣子们为了投其所好,每天饿得头昏眼花,扶着墙进,扶着墙出。一个面黄肌瘦,营养不良。堪比今日追求骨感美的年轻女子。然而所谓“楚王好细腰”,并非特指喜欢女人的细腰,无论男女,他都喜欢细腰。记载中那些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臣子也大多是男子。与其说瘦身是当时的风潮,不如说是人们对楚王个人喜好的取悦。这种减肥自然与美无关,更与健康无关。而论起女人为男人减肥的风潮,西方的历史恐怕要更早些。

胖女人的黄金时代与终结

欧洲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有呕吐室的存在,参加宴会的贵族会在席间将自己所吃的东西在呕吐室中吐掉。有学者认为,这是为了在宴会中品尝更多的食物,这也被认为是罗马亡于奢靡的铁证。但也有有人认为,这是贵族们屈服于皇帝的威仪,不敢擅自离开晚宴,不得不在席间找地方清空肠胃以便持续进食。呕吐室的建造初衷众说纷纭,但无论是哪一种解读,呕吐室的产生显然都与减肥无关。相反,“吃下去”才是对君王最好的取悦。这一点,从古罗马时期的雕塑也可见一斑。无论是维纳斯、胜利女神,还是其他女性雕塑,无不拥有饱满的躯体。

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灭亡。在接下来的一千多年漫长的中世纪里,欧洲一直笼罩在连年的战争、鼠疫和各种自然灾害之下。对于饥饿和动荡的记忆如影随形。人口急剧减少,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能够为吃饱自己的



■ 1928年,一个女人在优雅地享用她的震动减肥机,这种设备无需他人帮忙,也无需主动运动,以免大汗淋漓

肚子发愁。人们随处可见到皮包骨头,饥肠辘辘的妇人。相较之下,圆润的、被脂肪包裹的女性胴体成为男人争相追捧的目标。德国历史学家约阿希姆·布姆克在《宫廷文化》一书中就曾指出,中世纪宫廷对于美人的评判标准中“圆润的下巴”是必不可少特征。世人描述美人的体态时则惯用“洁白、圆润和光泽”来形容女人的手臂和腿部。想必那时候,像今天时兴的这种像锥子一样,看上去可以砸核桃的尖下巴和扁平的、完全皮包骨头的手臂并不是多么受欢迎。人们对于灭绝的潜意识恐惧,使得“丰满的妇女更易于生育”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文艺复兴之前一直被有机地融入男人对女人的爱慕里。客观生存条件的恶劣,使得男人对于“好生养”的女人有着羞于启齿的偏爱。为了取悦男人,贵族妇女常常穿戴零散、多层的衣服,头裹纱巾,以满足男人对于优雅和安逸的幻想。在中世纪,“女人的容貌和品德本身一钱不值,其价值仅仅在于取悦和激励男人”。男人喜欢胖女人,于是胖女人便大行其道。



■ 1840年,鲸须和金属仍大量用于束腰

回望当时的中国,正值盛唐的古老帝国同样以肥为美。虽然唐朝被后人认为是中华大地的鼎盛时期,但很少有人知道,即便是他的巅峰时刻,人口也只有区区八千万。中国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一直要等到17世纪马铃薯传入中国以后。在此之前中国粮食的产量早已进入瓶颈。在马铃薯、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传入中国前,贫困阶层一直无以为继,这也使得“胖”变成一种特权的象征。换句话说,食品对于号称盛世的大唐帝国来说仍是某种程度上的奢侈品。因此当时的唐朝男人和中世纪的欧洲男人一样,感受到了自然的威胁,渴望从女人身上找到安慰。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许燕吉

8.记忆中的爸爸

妈妈监督我和哥哥读书,或清算我俩的错误,都是在爸爸下班回来之前。爸爸一进门,马上“结业”,我俩就像放飞的小鸟一样聚到爸爸身旁,快乐无边。爸爸大概不会打听我的“劣迹”,就是知道,我相信他也不会嫌弃我,因为他喜欢孩子,而且见孩子都喜欢。公公说他是“孩子头”,妈妈说他“不分大小”,的确,我们和他一起玩时,一点儿也没觉得他已是四十大几的一位长辈。

抗战时期,香港是沦陷区与内地的交通要道,常有亲戚好友路过暂住。小客人也常有,我们就成了伙,跑呀,蹦呀,玩捉贼,玩捉迷藏……爸爸总是自告奋勇当捉人的。我们藏得严严实实,大气都不敢出。爸爸过来,先转上两圈,假意找不到,然后趁我们不备,猛地提出一个,“小俘虏”被他举得高高的,大家就一哄而出,围着爸爸拽他的衣服,攀他的胳膊来救“小俘虏”。喊声、叫声、笑声,吵得热闹非凡。他在释放“小俘虏”前,必须尽情亲吻一番。他留着三撇胡须,挺扎的,凡被亲的,都两手捂着腮,以做抵御。有时到朋友家去,门一开,那家的孩子们一看是我爸爸,就会一拥而上,欢呼嬉笑,比圣诞老人来了都高兴。大人们自然有正经事要谈,但爸爸一定会提前抽身出来,和孩子们“疯”上一阵。

爸爸爱旅游,到农村去也能招来一帮村童,把带来的食品分给他们,和他们交谈说笑,还和他们一块儿做游戏。有一次,爸爸带回家来一个流浪儿,是个男孩儿,比我大一点儿。袁妈给他洗干净,换上哥哥的衣服,爸爸把他送到收养孤儿的学校去了。那所学校爸爸也带我去过,孩子很多,都穿着蓝色制服。他们看见爸爸,也是欢呼着围了上来,可见爸爸是他们的老熟朋友了。爸爸到新界青山的寺庙里度假暑假写文章,我们也去住过几天,发现小和尚们也喜欢我爸爸,到时候就来送水,送牛奶,扫地,抹桌子。完事了,爸爸



给他们讲故事,说笑话,顶小的小和尚还没有我大。他们带了我哥哥满寺院玩儿,还教我们唱“南无阿弥陀佛”。

寒假暑假,爸爸在家里的时间多,他教哥哥下棋,给哥哥讲时事。至于愚顽不通窍的我,他也会发明些玩法来哄逗。他把背心膈上去,光膀子躺在竹席上,告诉我每个痞子、每个疙瘩都是电铃机关,一摁就有反应。我看那两粒奶头倒真像两个门铃,一按,他就发出叮咚的声音,再摁别处,他就发出另一种声音,高高低低,也有好听的,也有怪声的,惹得我咯咯直笑。也许摁了一下,他就会猛地坐起来,捉住我亲嘴,我捂着腮抗拒,他说谁叫我摁了“亲嘴”机关呢。他还张开嘴叫我,说:“你看我的上腭是平的吧!你舔舔你的上腭。”我听了,舔舔,他说:“不平吧,要想长平就得多亲嘴。”我信以为真,只好挤上眼睛让他的胡子扎。

有一次我吃橘子,不小心咽下去两个橘核,正在发愣。爸爸问:“你怎么啦?”“我把核咽下去了。”“几个?”“两个。”他煞有介事地说:“明天你肩膀上就会长出两棵橘子树了。”我想,树要从肩膀上钻出来,得多疼呀,咧着嘴要哭。爸爸说:“不疼,不会疼,以后你还可以伸手就到肩膀上摘橘子吃,多好!”我看他开怀大笑的样子,将信将疑。不过一晚上,我还是不住地摸肩膀。

冬天,我和哥哥爬到他床上,要他给我们“演戏”,他总是应允的。他把照相机的三脚架支到床上,蒙上床单当剧场,再在床上放一个小盒子当桌子。我和哥哥盘好腿坐在一边,爸爸也盘腿坐在对面,他说“啵啵”就开戏了。上场的就是他的两个大拇指,虽然这两个“演员”只会点头和摇晃身躯,但“配音”很出色,“文武场”也很热闹。常演的剧目有《武松打虎》《岳母刺字》《乌盆记》等,直演到妈妈催我们睡觉才散场。几十年后,我第一次看京剧《乌盆记》,就觉得像看过,细一想,恍然大悟,是爸爸的拇指戏演过。

爸爸还真有艺术的天赋,有一年圣诞节在合一堂开联欢会,爸爸表演小脚女人打高尔夫球,博得全场叫好,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39.X不翼而飞

Uncle被侄女和两个侄孙带着,在密支那吃喝玩乐,到处闲逛;哪里好玩,哪里鱼粉汤最鲜美,哪里豌豆炸饼最香脆,他们就带Uncle到哪里去。老人家吃得津津有味,玩得很开心,脸色也红润了一些。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了。这天早上,Uncle洗漱完毕,对侄女说:“今天我要去教堂见泰阳牧师……”一语未了,陈太太就两眼泪盈盈地别过了身子。“噢,哭鼻子了?”Uncle故意夸张地大声说,“我的小馋猫怎么了?”其实,侄女为什么难过,他心里很清楚——去见泰阳牧师拿了宝贝,他就要走了!“Uncle,Uncle——”她“呜呜”哭着,扑在了他的膝前,Uncle低下头去,伸手轻抚她的一头长发,不由得也滴下了泪:“小馋猫别这样,Uncle也不想走啊!可Uncle想好了,宝贝也必须马上走取!我要设法让它造福人类!决不允许别人拿去造杀人武器!”陈太太抬起头,见Uncle布满老年斑的脸上,有一种悲壮的意味。她泪流满面,对着走廊叫:“小狮子,小老虎!”两人闻声赶来。陈太太说:“你们一起护送Uncle到泰阳牧师那儿去。”

三人来到教堂,看着泰阳牧师把Uncle带进了那间忏悔室,刘强就拉着小老虎从教堂外绕到了忏悔室后窗下。这样,屋子里发生的情况可以一目了然。只见牧师用带着洋腔的中文对Uncle说:“亲爱的教授,你这么快就要走了,我真是舍不得啊!”Uncle道:“说实话我也想再多玩几天,但是任务在身不敢耽误啊!”“是的,是的!”牧师说着,就弯下腰从一个矮柜里拿出一只小匣子,打开盖,取出一个精致的翡翠十字架。“这……就是那X?”Uncle满腹狐疑。泰阳牧师忽然用英语说:“亲爱的教授,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迈出的小一步,是人类的一大步。可教授您此行所迈出的,也许将是人类抵达宇宙深处的大步子呢!您是我们美国的骄傲!为了表达对您的敬意,我送给您一件小礼品。”Uncle说:“亲爱的牧师,我不需要礼品,我是来取X的。我知道它已经在您的手里了。我必须拿到它才能回美国去!”泰阳牧师懵了:“X……三天前你不是来拿去了吗?”“你开什么玩

笑?”这回轮到Uncle懵了,“我哪儿来拿过?”泰阳牧师睁大眼睛瞪着Uncle:“没有错啊,来的就是您嘛!”

Uncle说:“我没来过啊!我让侄女给你打过电话,说好一周以后再过来的嘛!”“我的上帝啊,我是接到过这个电话的,可是见您自己来了,我就不怀疑了啊!”牧师疑惑地上上下下打量着Uncle:“您……这几天在哪儿?”“这几天我天天和侄女和两个侄孙在一起啊!”刘强听说宝贝丢了,顾不得礼貌了,拉着陈团长一起闯了进去:“牧师,这一星期来爷爷天天都跟我们在一起,确实是接到过这个电话的啊!”牧师注视了他片刻:“刘,你是个诚实的孩子,我相信你。”说着转过脸来看Uncle,而Uncle也正朝他望过去;两人目光一对接,几乎是同时叫出声来:“坏了,一定是有人化了装,把X骗去了!”大家面面相觑。泰阳牧师忽然一拍脑袋:“刘,你还记得那天机场上有人拍照吗?”“有啊有啊!”刘强也恍然了,“那天我还以为是电视台的人在乱拍呢。原来是有什么目的啊!”话是这么说,

可刘强还是百思不解:谁能知道宝贝在牧师手里呢?宝贝交给牧师后,就去机场接Uncle爷爷,一共才七天时间,自己根本没跟任何人接触过,怎会泄密?他真想问问牧师有没有不小心泄露了什么,可话未出口,牧师已经先问他了:“刘,你把宝贝交给我,还有谁知道吗?”“没有,一个人也没有!”刘强的回答十分干脆。“太太也不知道吗?”泰阳牧师是指陈太太。刘强很干脆地摇摇头。牧师又把目光转向了陈团长。可陈团长更是一脸无辜:“亲爱的牧师,我是个粗人。到现在我还没搞清楚,你们到底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泰阳牧师无言了:找不到任何漏洞,只怪自己错了人!他既无奈,又沮丧,只一个劲地长吁短叹。Uncle也陪着泰阳牧师着急:“这可怎么办?”

到这时方显出陈团长的沉稳:“唉,急也没用。这密支那虽说三教九流,也就巴掌大这么点地方。大家发动一下,我就不信查不出那个骗子!”说着,他拍拍胸脯:“凡我的势力能够到的地方,我去帮你们查;可牧师您的道上,就靠您自己了。”“是,是!”泰阳牧师连声答应。

魂之歌

竹林

